

句末“V 上了”结构探究

王 娜

河南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 河南焦作, 454000

摘 要 句末“V 上了”的语义类型可以总结为两大类: 一是表示某种结果的出现, 二是表示某个行为动作的开始并持续, 在不同的语义条件下, 该结构内部在动词特征、“上”的语义性质、语音形式等方面呈现不同质现象。此外, “上了”在互联网语境下产生了一些新的发展, 其前面不仅可以搭配动词, 还可以与形容词相结合; 不仅可以是词, 也可以出现短语。

关键词 “V 上了”; 结果义; 起始义

An Exploration of the Sentence-Final Construction “V Shang le”

Wang Na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454000, China

Abstract The semantic types of the sentence-final construction “V shang le”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wo main categories: one indicating the emergence of a certain result, and the other indicating the initiation and continuation of a certain action. Under different semantic conditions, this construction exhibits heterogeneity in terms of verb features, the semantic nature of “shang”, and phonological forms. In addition, “shang le” has undergone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language: it can now be preceded not only by verbs but also by adjectives, and the preceding element can be not only a word but also a phrase.

Keywords “V shang le”; resultative meaning; ingressive meaning

现代汉语中“V 上了”结构常常出现于句子末尾, 用以表达多种含义, 但一直以来, 对于此句式的研究并不多, 相关研究多集中在“V 上”结构, 如赵亚丽和赵立军从历时层面分析了“V 上”的语义发展阶段, 将“上”的虚化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 李思旭和于辉荣将“V 上”与“V 下”对比

Received: March 23, 2026

Revised: March 29, 2026

Accepted: April 2, 2026

Published: May 16, 2026

Copyright: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Axon Academic

Publishing Institute, Hong Kong, China. This article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DOI: 10.67148/fssh-2026-195

起来进行研究，指出“上”与“下”在语法化过程中趋向义、结果义以及体义的不对称现象，此外还从认知的角度解释了不对称的原因^[2]；郭晓麟讨论了表起始义的“V上”所具有的“意外”之语用义^[3]；常娜从“V上”结构的三种语义类型出发探究其语义体系和认知机制^[4]，此外她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对“V上了”的体貌义（也称起始义）进行了专门研究^[5]，但并未涉及“V上了”的其他语义类型。本文以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为主要语料来源，重点考察“V上了”结构的语义类型及相关问题。

1. 句末“V 上了”的语义类型

关于句末“V上了”的语义类型，我们可先参照“V上”进行说明。常娜将“V上”的语义总结为三大类^[4]：第一类是趋向义，“上”作趋向补语，如“一些往事浮上心头”，我们发现这种趋向义在句末“V上了”中是不存在的（一些往事在心头浮上了*）。因为“上”表趋向时强调动作的方向性，其后的名词点明射体的最终落点，二者共同作为“V”的补语，使句子语义得以完整。若将“V上了”置于句末，则打乱了这种动补结构，此时“上”不表趋向义；第二类是结果义，包括实义的结果义（接触/附着）和虚化的结果义（实现），这种语义在句末“V上了”中同样存在；第三类是起始义，表示动作开始并持续，此类“V上”的语义就是从“V上了”中提取出来的，“上”必须与“了”连用才可表示起始义。通过分析大量的语例，我们发现句末“V上了”涉及到的语义类型一般不会超出后两种情况，因此可以总结为两种语义类型：一是表示某种结果的出现，二是表示某种行为或动作的开始并持续，下面将对这两种情况进行具体说明。

1.1. 表示某种结果的出现

这里的结果义实际上是完成义和实现义的结合体，也有学者认为二者不可混淆，如孙成浩在讨论“V上N了”时指出实现和完成的最大不同在于“实现”是某个动作可以做了，并没有结束；而“完成”指动作已经发生完毕了，不会再持续^[6]。他举的例子是“等爸爸发工资了，我们就看上电视了”和“椅子上刷上油漆了，不要坐”，前者为实现义，“看”的动作或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看”动作的完成结束，“看”还要在很长的时间里实施；而后的“刷”是指动作的完成。但本文认为不能单纯靠动作的完成情况而将两者的界限严格区分开来，有时也与句子设定的时间参照点有关，如孙文所举的例子“等爸爸发工资了，我们就看上电视了”描述的是未来的情形，实现义是由语境带来的，并非“V上N了”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在特殊语境下完成义和实现义是可以共存的。句末“V上了”的情况即是如此，试比较：

(1) 祖父歇了半晌才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又把眼睛闭上了。

(2) 今几个早起他出北门，上一个亲戚家里去，在大道上捡了一块花布手巾，里头包着一个元宝。他打开了瞧了一瞧没敢动，又包上了。

(3) 张乐平对教他画第一幅画的启蒙老师，总是念念不忘，近来，这根五十多年的断线终于连接上了。

上述例子中的动作和行为虽然在实行上有时间长短的差异，如“闭上眼睛”是一瞬间的事情，肯定比“包上手巾”来得快，相较之下“连接上与启蒙老师之间的断线”并不是一件易事，因此花费的时间是最长的，但从句子所设定的时间参照点（即现在）来看，上述事件都已完成，其中例（3）因语境“念念不忘”、“终于”而具有了实现义，强调的是“连接上”这一目标的实现，这就说明完成义和实现义并非截然对立的。当然，正如孙文所说，表实现义时动作并不一定结束^[6]，例如：

(4) 等菜做好，我们就能吃上了。

此处的实现义也是由语境“就”“能”带来的，表明“吃”的动作由“未实现”变为“可实现”，从句子设定的时间参照点（菜做好）来看，实现“吃”这一动作时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实施。由此可以看出，实现义与完成义的不同本质并不在于动作是否结束，而在于当前语境中是否存在一个预期目标，若存在，则具有实现义。

无论句末“V上了”是表完成还是实现，在实际使用中，优势认知都会将其转化为“某种结果的出现”，只是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完成义代表的结果是一个描述性的状态，如例（1）的“闭上了”和例（2）中“包上了”呈现的就是“眼睛”和“花布手巾”各自的状态性结果；实现义则强调这个结果的出现需要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达成，如例（3）的“连接上了”需要经过主体的不懈努力，例（4）的“吃上了”需要经过时间的等待。

1.2. 表示某个行为或动作的开始并持续

句末“V上了”还可表示某个行为或动作的开始并持续，此时并不关注结果，整体呈现出一个事件动态展开的过程，但在不同语境下凸显的是该事件的不同进程。从认知学的角度来看，在一个“场景模框”中，可以凸显其中的某些成分和消隐另一些成分，沈家煊曾借用计算机术语，把凸显某些部分称作“开视窗”，当前打开哪一个视窗，也就是把注意力集中于哪一个方面^[7]。通过分析语料，我们发现句末“V上了”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语境中提示了行为动作开始的参照点，则此时凸显的是事件发生的起始点，

即“开首视窗”，其后虽然也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并不是句子关注的内容；另一种是语境中没有提示行为动作开始的时间，此时凸显的是“中间视窗”，即事件正在持续进行中，至于在此之前何时开始的则不得而知。试比较：

(5) 2012 年，灵芝盆景的市场也持续走低，老韩又盘算上了。

(6) 他在厕所里呕吐，大家慌忙帮他请医生，待医生赶来，他又在排练场唱上了。

上述两例中的“V 上了”都表示“开始并持续”，其中例（5）通过特殊的时间点提示了“盘算”这个行为开始的时间，整体侧重于强调以“2012 年灵芝盆景市场持续走低”为临界点，老韩产生了一些想法，进入到“盘算”的状态；例（6）没有标记行为开始的时间，因此凸显的是开始之后“正在唱”的状态。需注意的是二者都不涉及事件的终止点。

除了直接标出动作行为开始的时间，也可借助固定结构进行时间上的暗示。例如：

(7) 她爹下晚铲地回来，看见薅了一地谷子，东倒西歪的；眼睛都气红了，一进家门就骂上了。

上述例句通过“一……就”的固定结构表明“骂”这个行为是从“进家门”之后开始的，并有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有时这个结构也会省略，例如：

(8) 戒了五六次，朋友一劝，又吸上了。

此处省略了“就”，原句应为“朋友一劝，就又吸上了”，强调以“朋友之劝”为临界点，从“不吸”进入了“复吸”的状态。

在“V 上了”的这一类语义类型中，“上”指向动作行为的起始点，与“了”连用表明该动作行为仍会持续，因此能进入这一类“V 上了”中的动词“V”也受到其语义类型的限制，要求具有[+起始][+持续][−终结]的语义特征，即可带持续体标记“着”，还必须带完整体标记“了”且具有起始点，不具备这些要求的动词进入“V 上了”之后只有结果义，不能表示开始并持续，如“关”是不可持续的动作，所以“关上了”在任何语境中都只有结果义。

可进入该语义类型的动词除前文例子之外，还有“写、恨、爱、哭、咳、吃、聊、喊、叫、闹、排、忙活、惦记、嚷嚷、哼唧、张罗、准备、宠爱、批评、交谈”等等。

2. 句末“V 上了”的内部不同质现象

前文我们分析了句末“V 上了”的两种语义类型，而不同的语义类型又导致该结构内部出现不同质的现象，主要体现为“上”的性质差异。根据语义功能可将其分为两类：一是表结果义，二是表起始义，二者分别对应于动作的不同时间结构认知，需要综合动词类型、替换移位及否定形式等多个维度进行判定，这些标准彼此关联、相互印证。

首先，动词的语义类型是最直观的判断依据。当“V 上了”中的动词具有[一起始][一持续][+终结]的语义特征时，“上”往往表示结果义，如“考、买、找、抢、排、关”等，这些动词本身隐含一个明确的目标或终点，“上”的作用是指示动作触及并达到这一目标，因此“V 上了”表示某种结果的出现，例如“大学考上了”意味着通过考试被录取这一结果得以实现。当“V 上了”中的动词属于活动类或言说类，如“聊、说、唱、吃、喝”等，这些动词没有内在的终点，动作本身可以无限延续，此时“上”倾向于表起始义，例如“两人聊上了”意味着对话刚刚开启并且会延续一段时间。但这一点并不绝对，如“吃上了”也可表结果义，因此还需结合语境及其他标准。

其次，采用替换或移位也可以对“上”的性质进行验证。对于结果义，“上”可以替换为趋向补语“到”或结果补语“着(zháo)”，如“这家店的号终于排上了”可以说成“这家店的号终于排到了”；而对于起始义，“上”则更适合替换为体标记“起来”，如“外面又唱上了”相当于“外面又唱起来了”。这种替换的差异反映了两种“上”在语法化程度上的不同：结果义的“上”更接近实义补语，起始义的“上”则更接近体标记。另外，“上”表示结果义时，往往有明确的受事宾语，且可以被置于“V 上了”结构之后，语义基本不变。例如：

(9) a. 在体校走训了两年，她出众的身材条件又被深圳市艺术体操专业队看上了。

b. 在体校走训了两年，深圳市艺术体操专业队看上了她出众的身材条件。

此外，否定形式也能为我们提供重要线索。“上”为结果义时，通常可以用“没 V 上”进行否定，表示动作未能达到目标，例如“没考上”“没买上”，语义清晰且自然。而起始义的“没 V 上”在实际语言中很少用来表达动作尚未开始，因为“没 V 上”在人类认知中往往会被优先解读为结果未达成，因此，一旦“没 V 上”成立，它几乎总是对应结果义，这成为区分两种语义的一条硬性标准。

需要注意的是，结构中的“上”在表达不同性质时其语音形式也会产生相应变化：结果义的“上”在使用时需要重读，且与后面的“了”之间有所停顿；起始义的“上”则为轻读音节，且与其后“了”的结合较为紧密。例如：

(10) 工作一向不积极的民兵刘圪塔，经过这两次选拔模范，积极起来，此次评选中被选上/了。

(11) 鹏振拿出烟盒，让姑娘取了一根烟，又欠了身子将那按机自来火盒子亮了火，点着烟，她倒自由自在地抽/上了。

例(10)“选上了”中“上”表明“选”的结果，即“选为了模范代表”，此时需重读，且与前面的动词“选”的结合更为紧密；例(11)中“抽上了”中“上”为起始义，表示抽烟这种行为的开始并持续，此时“上”的读音发生轻化，其与“了”的结合更为紧密。

3. 句末“V上了”的发展

“上”表起始义时，句末的“上了”前也可以是形容词，此时形容词需具有[+动态][+变化]的语义特征，其所指有一个随时间展开的渐变过程，不能是突发性的，例如：

(12) 没想到这一次，短短的一下午，她就和游戏上的那男孩好上了。

(13) 以前内伤的经历告诉我，又来了！她又倔上了！

(14) 老婆麻溜起身下地，屁股一拧一拧地忙上了。

通过分析上述例句可以发现，虽然出现在“上了”前的为形容词“好”、“倔”“忙”，但其受到后面“上了”的影响，已经被动词化，在句子中仍然可以理解为某个行为或动作的开始并持续：例(12)中“好”可以理解为谈恋爱或在一起；例(13)中“倔”意为固执己见；例(14)中“忙”意为忙活或干活。因此这类形容词与“上了”的搭配，本质上依然是“V上了”，且传统语料中与形容词搭配的语例很少。

通过检索网络语料，我们发现在互联网语境下，句末“V上了”结构产生了一些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也是X上了”这一新兴构式中，此时“上了”前搭配的词语虽然仍以动词为主，但形容词出现的频率增加，且不能再被理解为动词。例如：

(15) 一大早就收到了男朋友准备的惊喜，也是幸福上了。（微博）

(16) 胡夏早安，你俩也是一起抽象上了。（微博）

例(15)(16)中“幸福”“抽象”都为形容词,与“上了”搭配时分别表示“幸福”“抽象”这两种状态的开始并持续,此时形容词不能转化为某种具体行为或动作,而是代表它自身所具有的描述性特征。

在传统“V上了”结构中,“上了”前一般只能出现词,但在互联网语境下,“上了”前还可以出现短语。例如:

(17) 公共场合认错人只能强行搭话,也是汗流浹背上了。(微博)

(18) 大中午的,你也是白日做梦上了。(微博)

(19) 双十一怒花五百元,也是报复性消费上了!(小红书)

例(17)(18)中“上了”与固定短语搭配,“汗流浹背上了”表明说话人开始并持续进行“汗流浹背”这一尴尬的心理行为,“白日做梦上了”表明没想到“你”这么敢想,表达说话人对这一现象的调侃。例(19)“报复性消费”为动词性短语,“上”表结果义,表明“报复性消费”的结果是“花了五百元”,表达说话者对所作行为的自嘲。

4. 结语

本文通过考察句末“V上了”结构的语义类型,发现在不同语义条件下,其内部结构呈现出不同质现象:当句末“V上了”表示某种结果的出现时,“上”表示的是结果义,此时“V”与“上”的结合更为紧密,且“上”需要重读;当句末“V上了”表示某个行为动作的开始并持续时,“上”表示起始义,此时“上”与“了”的结合更为紧密,且“上”的读音发生轻化。在互联网语境下,句末“V上了”结构还产生了一些新的发展:新兴构式“也是X上了”的出现使得“上了”前不仅可以搭配动词,还可以与形容词相结合;不仅可以是词,也可以出现短语。此外,碍于本文篇幅,仍存在一些相关问题尚未解决,例如为什么“上了”与形容词搭配时往往表示开始并持续,而不表结果义?互联网语境下的新发展是否会促使“V上了”结构的语义发生变化?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 赵亚丽,赵立军.古代汉语“V+上”格式的演变[J].长春大学学报,2010,20(05):37-38.
- [2] 李思旭,于辉荣.从共时语法化看“V上”与“V下”不对称的实质[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2,(02):64-72.
- [3] 郭晓麟.意外:起始义“V上”的语用意义[J].汉语学习,2018,(04):13-20.
- [4] 常娜.“V上”结构的语义体系及认知机制[J].汉语学习,2016,(05):30-38.
- [5] 常娜.体貌义构式“V上了”研究[J].汉语学习,2015,(03):60-68.

-
- [6] 孙成浩.“V 上 N 了”结构语义类型分析[J].文学教育(中),2011,(06):111.
- [7] 刘丹青.语言学前沿与汉语研究[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12-15.